

乡土黔北

张维

秘境黄连探幽

这里常年云雾笼罩,一年四季好像生活在神秘的梦境里。有人说,桐梓县黄连乡可以申报“雾乡”;有人说,黄连的雾是香的;有人说,黄连的空气是湿的,这里的人生活得很滋润。

黄连很多时候都是雨雾蒙蒙的,美丽的景色和人像捉迷藏,要么犹抱琵琶半遮面,要么你不在,要么她像新娘般戴着盖头,羞于见人。想把这里的景色看安逸,得碰运气。

早些年,黄连被称为“黔北的西藏”,现在又有人称之为“我的阿勒泰”。这儿曾因地势偏远、交通落后、信息闭塞,自然保存了很多原始的动植物,有着很多神秘的传说和奇异的风光。

繁星闪烁的萤火虫

以前生长在农村的孩子,对萤火虫并不陌生。小小的萤火虫,很有诗意,颇具浓浓的乡愁。一个地方生态环境好坏,有无萤火虫是重要的证明,它不需要仪器检测,不需要化验分析指标,它就是天然的检测仪。

在黄连,当夜晚悄然降临,那点点闪烁的萤火虫便开始舞动起来,它们宛如散落在人间的繁星,熠熠生辉,又如长着翅膀飞舞的天使,带着无尽的浪漫。看到成片的萤火虫,油然想到郭沫若的诗《天上的街市》里的诗句,仿佛是牛郎织女提着灯笼在走;不禁想到儿歌,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天上的繁星与地上的萤火虫交相辉映,忽明忽暗,当人沉醉其中时,一时竟分不清哪是天上,哪是人间。那如梦似幻的场景,让人心生恍惚,好似踏入了一个童话中的世界。每一只萤火虫都是大自然的精灵,它们用自己微弱却又晶莹的亮光,照亮令人沉醉的梦境。

在这里,时间仿佛为之静止,一切的喧嚣与纷扰都被抛诸脑后,只留下自己与这些闪烁的小精灵们,沉浸在这如诗如画的美妙氛围之中。它们的存在,让黄连这片土地多了一份别样的魅力,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无穷创造力。

萤火虫的光芒,永远留在了人们的心间,成了人们黄连记忆中最璀璨的一抹亮色,让人每每想起,都能感受到那梦幻般的美好。

神秘的飞狐

看过金庸小说《雪山飞狐》的人不少,但很多人仍然会对飞狐感到神秘,不少人对飞狐的了解多只停留在书本上、传说中,鲜少有人亲眼目睹过。而在神奇的山林,就真正正正存在着飞狐这种奇妙的生灵。飞狐又称鼯鼠,并不是真正的狐狸,而是头像狐狸,眼睛大而圆,灵动而狡黠,仿佛藏着无数的秘密与故事。它的身子仿若黄鼠狼,敏捷地穿梭于丛林之间,身姿轻盈而矫健。那尾巴恰似松鼠的蓬松与俏皮,在跃动间增添了几分活泼。身子像黄鼠狼,毛发黄中带红。最为奇特的是,它竟长有翅膀,拥有飞翔的能力,当它展开双翅飞翔时,那身姿竟如同蝙蝠般自由而灵动,很漂亮,极具观赏性,看起来非常可爱。飞狐常在早晨或黄昏出来捕食,当地群众夜间开车时,不时会在路边与之偶遇。

飞狐前些年在其他地方也偶尔出没。近年来,则在黄连时有发现。每一次看到它们在林间跳跃,或是在空中滑翔,都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无尽创造力。黄连的飞狐,宛如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珍贵礼物,让我们得以在平凡的日子里,领略到这与众不同的美丽与奇妙,感受着生命的多样与神奇。它们的身影,永远留存在人们的心间,成为对黄连独特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到黄连的人常常满怀期待,盼望能在特定的时刻,邂逅这神奇的飞狐。它的存在,侧面证明了黄连良好的生态,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无尽的神秘色彩与独特魅力。

老鸱·老鹰

第一次到黄连,我就看到了久违的老鸱和老鹰。

在记忆的深处,小时候的我们常常能看到老鸱,也即是那被视为不祥象征的乌鸦。老人们口耳相传,它的出现,尤其是那长时间的鸣叫,往往伴随着不吉利的事,仿佛预示着死亡的临近。老家有谚语“凉风绕天要晴,老鸱打来要死人”。其实,每个地方不管老鸱叫不叫,该死的人依然要死的。当老鸱消失的时候,人们又有些失落,如今人们觉得,有老鸱的地方才是生态环境好的表现,它反而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它是生物链没有断裂的印证。

老鹰,那威猛而又狡黠的生灵,常常会偷抓小鸡,给老百姓带来困扰与危害,人们恨透了它,如今在许多地方,这些曾经熟悉的飞禽渐渐消失不见,它们的身影也多只留存于模糊的回忆之中。老鹰们曾经飞过的片片天空,似乎也因而变得有些寂寥与空旷,反而让人有点失落。

然而,在黄连这个特别的地方,当我们不时看到老鸱和老鹰出没的身影时,心中会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与欣喜。在这里,它们自由地翱翔、栖息。这片土地宛如一个宁静的港湾,包容着这些曾经被误解或是带来困扰的生灵。它们在这片天地中,尽情释放生机与活力。这频繁出现的老鸱与老鹰,不正说明了黄连生态环境的美好吗?

当我们仰望那湛蓝的天空,看到老鹰展翅飞过,听到老鸱呱呱鸣叫,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伟大。这是生命的律动,是生态平衡的体现。黄连,用它的纯净与美好,守护着这些珍贵的飞禽,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希望之光。

在黄连的每一个角落,都有着这些珍稀动物的故事,它们与这片土地相互依存,共同书写着属于大自然的壮丽篇章。让我们珍惜这难得的景象,共同守护这美好的生态家园,让老鸱与老鹰以及更多的生灵,永远在这片天空下自由地飞翔。

非常感受

黄立飞

大同印记

大同古镇,位于赤水市大同河畔,当地人称“大同场”。这里,明末、清初时曾经是水路货运枢纽,往来客商不断,商市繁华。从古码头、古街道、古建筑都可以领略其昔日的风采。

也许是地处偏僻的缘故,古镇遗迹保存完好,住家百姓安居乐业,一派安宁祥和景象。徜徉在这古色古香的古镇街道上,浓郁的耕读文化,浓厚的乡民性情,仿佛回到了古老的历史中,好不让人怀古追思……

石头写成的历史

大同古镇,这是一个宁静而安详的小镇。几千年来,就这么安静驻守在大同河畔,古镇建于明末清初,却有着2000年历史的盐茶运输码头。

据史料记载,大同有人类居住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年前的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距大同古镇两公里的马鞍山发掘的21座西汉末至东汉初古岩墓群佐证了这一记述。同时,崖墓中清理出的铜器、铁器、陶器、瓷器、盐罐、碗、碟、动物俑、人物俑、钱币等物品,也述说着远古大同农事商贸的繁盛景象。

此外,在古镇老街上半场,大同河边的一块巨石上,至今尚存完好、一个用钝器修琢(石块碰撞)而成的洞穴,据说该洞穴是古人为存储粮食而修琢,加上不远处的古井,足以证明其人类居住历史。“大同以前叫大同场,就是因为这个石洞而取的名。”古街的老年人都这样说。又有人说,大同河上激流飞瀑很多,当地人称激流飞瀑为“洞”,所以镇名为大同场,民国期间才改名为大同镇。

据了解,大同古镇现存建筑大多建于明末、清初,由古街、古码头、古井、古街房、古民居、古庙宇、古会馆、古碑、古牌坊等组成,大多依山而建。前殿、正殿、后殿、吊脚楼、岩穴等建筑错落有致,雕梁画栋;古墓、古碑、古牌坊则结构严谨,绘画雕刻、书法文字一应俱全,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被考古学家称为“石头写成的历史”。

古镇房屋以建筑为街道的纵轴线和横轴线串架紧密连续,相向一字排开。建筑材料多采用木材、杉皮、小青瓦、丹霞石、竹子等多种自然和人力加工的材料,沿大同河修建的吊脚楼由形体、质地、色彩、不规则对称等构成古镇建筑艺术的形式美,充分展现着古代建筑艺术的表现力和艺术综合能力。

而真正让大同凸显出聚居价值的,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大同临大同河而建,下溯几里即连接赤水河,沿赤水河下行数十公里,便是古时西南地区的生命水道长江。

正因如此,宋元以来,大同就成了川盐入黔和黔茶出山的重镇,黔边一带的食盐绝大多数由这里吞吐,舶来文化和黔地文化在这里融合,然后流向贵州腹地和长江沿岸。

大同古镇“三宫一庙”古迹里清晰地记载着这种繁盛。《光绪增修仁怀厅志》记载:“天后宫在场中,闽省人修建;万寿宫在下场依山,豫省人修建;禹王宫在下场,楚省人修建……足壮观瞻。”

可以想见,当年的大同,身着不同衣衫,操着各种口音的商旅南来北往,或奔波在用丹霞石铺成的街面上,或羁住在临河的鸽笼式吊脚楼中。而这些他们曾经踩踏过的条石和旧居,至今仍原样保留着。就在大同的古街上,用于川盐货物吐纳的“大同运输社”也景物依然。

商业的博兴以文化的形式被固定传承了下来。今天的大同还在日常生计中沿着这些文化符号,码头、茶馆、木门面、楹联、古

语、江号子、独竹漂,都实实在在地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

据古镇老人介绍,目前大同镇送财神、祭河神等古民俗尚有5个,至今还流行在大同人口里的古语用法高达数百条,独有的民间谜语、谚语、歇后语、报路号子、风情山歌就超过800条,而12副趣味楹联至今还镌刻在山门古庙前;站在古码头,用于拴船的巨大石块上的勒痕与沿河两岸纤夫们用赤脚磨出的坑道,会让人瞬间穿透历史;而就在古镇上,贵州第一个党支部“赤合支部”的旧址历历在目,贵州第一次红色壮举的山麓站在镇子上就能看见。

古韵老街的前世今生

大同古镇是一个经历昔日的繁荣而衰败了的码头,这个颇具特色的古镇在70年代,是此地繁荣的顶点。“半山腰的镇子下,沿河用石头砌成的码头很有规模,当时码头上常常停泊着载满货物的商船。”坐在古街下码头的一位80多岁老人说,这些船多是从下游运来布匹、花纱以及川黔两地所需的洋广杂货,还有川黔边境内由旱路而来的各种土特产、生熟药材都在此交货转运;木材竹筏沿江而下时,半个河面都是楠竹。

从码头的规模就可以想象当时大同镇的繁荣,小镇渐渐成了盐商、货船补充供给、修理船帆的停靠点。正因如此,大同最出名的就是铁匠铺,船上用的铁钉、铁梢之类的小铁具成了大同主要的工业品。据说最繁荣时,不到300户人家的小镇上,竟开了六七十家打铁铺子,家家生火。街上的老辈人都说,那时大同很少有清静的时候,一天到晚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与拉风箱的呼呼声,伴着船来船往贺喜吆喝,热闹得很。晚上茶馆说书的、戏楼唱戏的,天天都有。

如今一切都成过去,旱路修通,货物改道,遗留下来的码头石阶静静地躺着,现在早已不见停泊的商船,只有大人带着小孩在夕阳罩着的河边戏水,才不致使这个宽敞的码头寂寞。

铁匠铺也随着商船的远去衰败下来。记者在紧贴公路边仍有一家,风箱已不用人拉了,打铁汉子赤着胳膊挥汗如雨,打的不再只是船上用的小铁具,只在叮叮当当的声音中,还依稀留有老辈人讲的那份热闹,仍能翻动古镇已远去的繁荣。

小镇的老街均由长方形石板砌成,两侧有排水暗道,等间隔的下水道口是用一整块石块做成,入水口成螺旋桨状,既美观,又能避免水的溅出。能想到以这种既符合流体动力学又形状美观的方式设计一个简单的下水道,可见整座古镇的设计是何等的构思缜密。越简单的年代,人心越善。

古镇稍显拥挤,房子多为青瓦木屋,间或可见泥夹壁(竹片和泥而成的墙壁)和砖墙,靠近河边的房子也有如湘西凤凰古镇那样的吊脚楼。

不管是老街还是古码头,都曾经经历过繁华,今天云卷云舒,花开花落似乎距古镇人很远。坐在门槛边看书的老者和在街边玩耍的顽童一样从容,那些原汁原味的历史风貌,吸引了人们去追寻、体验,感受早已逝去的生活风情。青砖、石板街、戏楼、茶馆、铁匠铺……不同朝代在此演绎不同的故事。

生态与文化的相得益彰,使大同在1999年就早早地获得了历史文化名镇的称号。而这种殊荣,并未让古镇的居民就此吃上“旅游饭”。事实上,就在2010年遵义市首届旅发大会前,大同依然颐养在“深闺”,不为更多的世人所知。



赤水河之夏天

陈潘林 绘